



杂说朋友圈

□ 张敦孟

我用微信是比较晚的。那时，有几个朋友三天两头打电话问我，换智能手机了么？用上微信了么？听后有些不屑，便说：我不用那东西，单位给配的公务卡，打电话又不花钱！很顽固，其实就一个微信盲，还沾沾自喜的样子。

2017年春节前，儿子把替换下来的智能手机给我，我不要。儿媳说，给你弄上微信，是为了方便接收老师布置的作业和通知。那时孙子上二年级，从早到晚接送加辅导都是我的活儿。当晚，儿子、儿媳帮我弄上微信，电话通讯录转输完毕，一摞，走了。须臾，有电话进来，我怎么点击都接不成，朋友只好打了家中座机，一说缘由，一句话过来：你往一边抹呀！

微信用了小半年，没看过朋友圈，看一看什么的也不敢戳，生怕戳出乱子来。其实，只那几个小群，就足够让我惊奇了。

忽一日，就打开了朋友圈，一看，不少好友都在里面忙活。今天做了两个什么菜，昨日谁送了一本书，甚至头痛脑热吃药片的场景也都展示了出来，可谓各行其是。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叫“晒”，只觉得蛮有趣。后来发现某熟人做起了保健品，图片和短视频一发至少七八个，每天两三轮。开始尚可忍受，久了，便看着郁闷，删又删不掉。有人指教说，屏蔽了就是，谁知三弄两弄却把人家拉黑了，惹得人家两三年不理我，还不知道啥蹊跷。

渐渐地，刷朋友圈成了我的日修课，圈友队伍也日渐庞杂起来，各类广告也瞅空往里钻。听说别人发到圈里的东西不占我的空间，也就放下下心来由大家热闹。我虽圈龄短，却爱琢磨事，渐渐就从圈中诸现象上，品咂出了若干滋味，说轻了叫可以辨识人的性格特点，说重些就是能够透视人性的底版。

你看，从来没在圈子里冒一个泡或者鲜少冒泡者，还不少。要么是无泡可冒，再就是不屑于或懒得冒什么泡，当然也多不回应别人冒的泡。你不必多想，天还是天，友还是友，情趣不同罢了。

再一路，上面已提及，也就是晒个白菜萝卜之类，或者弄一组风景照出来，倒也动人，你给他点赞，他也给你点赞，互有气息相通，一派安

康祥和的气象，皆可洞见对方生活场景。

有个别圈友，我就忌惮了，常觉后背凉意相袭。我圈子里文人或写作者居多，某日，某人经文友中介，说是慕我大名，便加上了微信，当日相谈还欢，后数日也有交流，再往后就渐渐断了音讯，也不见他在朋友圈里冒泡了。开始只是纳闷，也未甚介意，长久了，又疑其恙乎。终一日，有知情者点破：那是把你做了权限！我一惊，便想，难不成这两年我恍若密林走兽，竟被一双眼睛在暗中长久地盯视着？正犹豫如何处置，某晚将寝时，微信滴滴骤响，原是此友两年来首次主动微了我，说见到了我的某篇文章。好惊喜，倒不是因了那溢美之词，而是悦于可能要恢复邦交正常化了。我爱写个小文章，有时就在圈里显摆一下，或也转发他人美文。此友也喜读写，想必会有个人情式互动了，孰知，半年尽去，再未见“知音”踪迹。

另有某君，识于某场合，知晓我是谁谁之后，要求加了微信，并声言改日请鄙人“坐坐”。他好写擅画，初时，见他在圈里发个什么，吾必点赞，尽管对方从不赞鄙人，也不赞其他同圈好友。倏忽两年，既未被请去“坐坐”，也无丝毫互动，他日日天上地下发他的圈，我隔三差五发我的圈，很有些鸡犬相闻、绝不往来的莫名之状。

但凡参加个聚会活动，必是添加了若干微友回来。三两日后，多如风吹落叶，陌路各行了，想想便笑，这不是蛮好的吗？

幸有根植于一块土壤的圈友，构成了这个平台的主体风景。他们活跃甚至有趣，相互感觉到了对方的温度或情

态。谁谁写出一篇妙文，获得一个什么奖项，或者晒出一组得意的图片，众皆跟赞跟帖抑或插科打诨，不亦乐乎，那赞是真赞，阐释了发布者的人缘。也有发圈者，却无人跟赞跟帖，鸡零狗碎地乱发，一发少则七八个，一天好几轮，把别人的朋友圈一次次淹没了，还自觉眼观六路见识广，岂不知早已讨了人嫌。

与挚友杂说圈里诸事，挚友说，他有个熟人，见面嘻嘻哈哈，但从没给他点赞过，给另外两个科级身价的圈友却逢赞必点，遂反思，要么是得罪过人家，再不就是自己退休赋闲，乃一截朽木而已。

他说，他倒是怜惜了另一位圈友，每日必发，或一或俩，没人赞也要发，很有韧劲。其实她发的是存在感，让内心的孤寂透一丝光。原来其子在外工作，丈夫上班，退休后独自蜗居，又不善交往，遂有此标志性举动，似也无妨。

朋友圈像个小集市，冒不冒泡，点个赞，又无关痛痒，碍了谁？但从这些抽象而细微的信息中，却能解读出些什么事情来倒是真的，甚至说从现象变幻中能感知人情的远近厚薄、世态的冷暖明暗，也算不得危言。圈中无规矩，却有小学问，不信就作圈中观，“近水知鱼性，在山识鸟音”吗。

啰嗦至此，我得赶紧申明，鄙人无意一概而论，因为每位圈友所处的生活坐标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去量。我不过对切身感触到的一些异样存在，有点儿心怀耿耿、欲说还休而已。一位作家好友听一笑，却说：做好自己，允许一切存在。听罢竟释然，心静了许多，不由感佩，这真是智者的胸襟，因了自身的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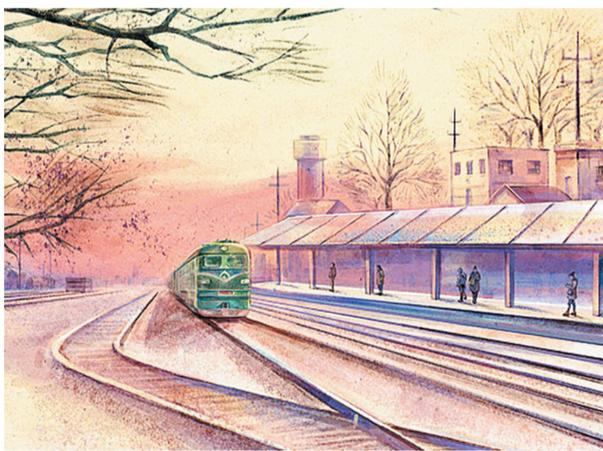
大雪中的小站之暖

□ 马星雨

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将我封在了座东北小站，火车因雪晚点，而且是一晚再晚，不知道火车晚点的大体时间，只能等。我买的晚九点的车票，因担心误点，晚七点就到了车站。车站很小，候车室简陋，坐久了便感觉寒气逼人，火车的到来遥遥无期，看不到希望，人渐渐变得烦躁起来。

候车室里的乘客不多，三三两两分散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冷了便站起来来回踱着脚步。我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将行李抱在腿上取暖，夜深了，候车室里更加寒冷。过了九点，问列车员火车几点到站，被告知，不知道，听说我所乘坐的那趟列车，始发站下的雪更大，火车还停在始发站呢。

我一听，彻底崩溃，但退票再找旅店住，大晚上的也不安全。心里想落泪，忍住了，没哭，但脸上却表露出了悲伤。别的乘客也显然不耐烦了，纷纷吐槽起来，有的忍不住骂这个鬼天气，烦闷压抑的愁云布满候车室的角角落落。



一位大姐提着行李走进候车室，她的那趟火车也晚点了，她把行李放到我旁边的椅子上，从兜里掏出一个毽子，说，咱俩玩踢毽子吧，活动一下身上就暖和了，还能打发时间。

踢毽子我在行呀，小学时班里比赛踢毽子，我稳拿第一名，只是很多年不踢了，不知道当年的功夫还在不在。大姐先踢为敬，一连踢了一百

个，轮到她踢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呀，长时间不踢了，水平下降很多，只踢了十几个。几轮下来，我慢慢找到了感觉，越踢越好。

大姐的实力慢慢显露，妥妥的踢毽子高手，会各种花式踢，我们身边聚拢过来很多乘客，大姐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跟着她学踢毽子。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热得将外套也脱了，轻

装上阵，踢毽子也渐入佳境。大姐不仅毽子踢得好，而且还爱讲笑话，一个又一个包袱抛出来，笑得人肚子疼。

时间飞逝而去，三小时后，我的那趟列车终于快进站了。我感谢大姐，幸亏她带我踢毽子玩，不然在候车室又冷又无助，独自坐着等一晚上，真是等崩溃了。

大姐说，她喜欢运动，走到哪里也携带着毽子，毽子轻便不占地方，有空闲时间就拿出来踢几下，既锻炼了身体又消磨了时间，特别是冬天，随身携带一个毽子，踢踢毽子能抗寒，还能交到朋友。

大姐说，出门在外，更需调节好心情，火车晚点是一件令人烦心的事情，与其空等着沮丧懊恼，不如将时间利用起来做些开心的事情。那晚，我直到上了火车也不知道大姐姓甚名谁，也没留联系方式，但她却是我记忆深处的一位老友，那年那个大雪纷飞的东北小站，她曾带给我们一候车室的温暖和喜悦，让时光因火车晚点而变得美丽起来。

水果罐头

□ 青衫

女儿忽然说想吃水果罐头，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情景，那时，一瓶水果罐头绝对是奢侈品。

作为年节时走亲访友必带的礼品，水果罐头被亲友送到家里后，通常又被当做礼品拿着去串门送人了。看着那一罐罐诱人的水果罐头，尽管我偷偷咽口水，吃字却从未说出来过。

父母当然懂得我们的心思，但也没有办法，贫寒的日子是不允许我们有非分之想的，除非生病的时候。

我小时候身体挺皮实的，轻易不得病。奶奶常说，孩子就是孩子，生病了难受不会装，好一点就活蹦乱跳的。我躺在床上病恹恹的，奶奶问我想吃什么，我一律摇头，甚至奶奶把炒鸡蛋放到我面前，我还是没有胃口。

好不容易等到父母下班，看见他们关切的眼神，我委屈地掉下眼泪来。真的，真的是委屈，也不知道为什么。

母亲把我揽在怀里，柔声地和我说着话，父亲则走来走去。当我听到母亲那句“快去给孩子买个水果罐头”时，心里可高兴了！当然高兴的不仅我，还有姐姐和弟弟。

不一会儿，父亲带着风就回来了，手里的水果罐头分外惹人注目。透明的瓶身，贴着美丽图案的商标，里面的果肉泛着金黄色的光芒，摇动起来，里面的糖水黏黏的感觉，看着就好吃。

母亲揽着我，姐姐弟弟围住父亲，只见父亲小心翼翼地用螺丝刀轻轻地撬动盖子，听到“噗”一声后，盖子就打开了。我们都屏住呼吸，等待父亲的下一步动作。父亲拿出两只小碗，一个碗里放上几块果肉，舀上几勺糖水，递给姐姐弟弟，然后把剩下的拿给我。没有谁会因为分配不均而生气，我们都知道，没病的人只是沾光而已，不能嫌少。

多金贵的东西啊！真是好吃。我们不舍得一下子吃完，慢慢地品尝着。我和姐姐弟弟一起说着笑着，病也像一下子好了似的。见我这样，父母就会逗我说，水果罐头比什么都灵，包治感冒！是啊，为什么呢？多年以后我常常想，也许是水果罐头的美味让我忘了痛，也许是父母的关心缓解了病情。

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想，为什么我们几个都想不到把那么美味的东西也拿给父母和奶奶尝尝呢？在他们的眼里，那也是难得尝到的滋味啊！只怪那时少不更事。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 b f k @ 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